

本
草
述

上海萬有書局印行

【七】

本草述卷之十四

潛江劉若金先生著

武進薛怪秉之氏校訂

穀部

總論 愚按內經云。五穀為養。麻稷黍豆。以配肝心脾肺腎。然則五穀固養生之所資。而非治病之物也。第即其宜於各臟以為養者。還宜於各臟之所病。經悉之矣。更有各臟之所苦而急於食者。如五穀類經未嘗不更端言之也。在金匱真言論曰。肝穀麥。心穀黍。穀也。脾穀稷。小也。梗米也。肺穀稻。節梗穀味辛。先走肺。黃黍辛。穀味鹹。先走腎。大豆鹹。雖然。何為五臟之所配者。自腎而外。二說如是其互異也。更以五色合於五味。又曰青色宜酸。赤色宜苦。黃色宜甘。白色宜辛。黑色宜鹹。且以五臟之病者。言所宜食。曰肝病宜麻。心病宜麥。脾病宜粳米。肺病宜黃黍。腎病宜大豆。似乎後說較為足據也乎。乃藏氣法時論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而實以肝色青。更宜食甘。在穀曰梗米。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而實以心色赤。更宜食酸。在穀曰小豆。脾苦溼。急食苦以燥之。而實以脾色黃。更宜食鹹。在穀曰大豆。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而實以肺

色白更宜食苦。在穀曰麥。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而實以腎色黑更宜食辛。在穀曰黃黍。若然何為各臟之所宜者。又皆有變易從時之義乎。蓋本五穀所生之氣味與人之五臟合而和者以為養。謂療其病者亦即在此。豈非不易之至理。然而細酌五臟各司一氣。未免時有專氣以為病。不徒恃其能養者以為功。而遂取其相劑者以救偏。如是乃謂之養生。又不止謂之療病也。故察五穀以養生者宜統悉於斯義耳。

● 胡麻

一名巨勝

油麻

脂麻俗作芝麻

時珍曰按本經胡麻一名巨勝沈存中筆談云胡麻即今油麻更無他說古者中國止有大麻其實為蕡漢使張騫始自大宛得油麻種來故名胡麻以別中國大麻也寇宗奭衍義亦據此釋胡麻巨勝即胡麻之角巨如方勝者非二物也

氣味甘平無毒主治潤養五臟療虛羸傷中補肺氣止心驚益氣力耐寒暑填髓腦利大小腸逐風溼氣遊風頭風士良曰初食利大小腸久食即否去陳留新李廷飛曰炒食不生風病風人久食正步緩利語言

白油麻

氣味甘大寒無毒

宗奭曰白脂麻為世日用亦不至於大寒也

原曰生者性寒而治疾炒者性熱而發病蒸者性溫而補人 諸本草主治滑腸胃行風氣通血脉客熱可作飲汁服之 方書主治嘔吐因痰飲成癥者用之神木湯脂麻生用

時珍曰脂麻取油以白者為勝服食以黑者為良胡地者尤妙取其黑色入通於腎而能潤燥也 樂曰巨勝乃仙經所重以白蜜等分合服名靜神丸治肺氣潤五臟其功甚多亦能休糧填人精體有益於男子患人虛虛而吸收者加而用之 隱居曰胡麻性與茯苓相宜 希雍曰胡麻稟天地之冲氣得稼穡之甘味故味甘氣平無毒入足太陰兼入足厥陰少陰陶隱居曰八穀之中惟此為良能益血脈補虛羸劉河間云麻木穀而治風又云治風先治血血活則風去胡麻入肝益血故風藥中不可闕也 得何首烏茅山蒼朮白茯苓菖蒲桑葉牛膝當歸續斷地黃桑寄生治風溼痺 同甘菊花天冬黃檗生地黃首烏柏子仁桑葉牛膝枸杞麥冬作丸治似中風口眼喎斜半身不遂久服不輟有神驗 一味九蒸九曝加茅山蒼朮乳汁曬三次作丸能健脾燥溼益氣力而更言其填髓腦是則於人身陰中之陽功非渺小也第其種於四月收愚按胡麻之用母論其為仙家服食要藥即本經首言主傷中虛羸補五內益

獲於六月之杪。以火土始終者。而其油潤脂溢。如日華子所謂潤養五臟。及甄權所謂潤五臟填人精體者。又豈非於至陽之會。而宣至陰之化。令真陽益暢。於陰中。乃為補益。如本經所云。療虛羸益氣力。日華子所云。補肺氣耐寒暑。治勞氣。種種奏功於形臟者。有若是乎。或曰。白油麻其脂更勝。何以遜其功也。曰。北方黑色通於腎。經固言之矣。茲味似賦天一之專氣。故潤五臟者。還歸腎臟。以填髓補腦。白油麻難與較功也。或曰。日華子又云治風。而李廷飛更言之。若繆氏皆歸其功於益血也。然歟。曰。此味之味甘氣平。固益中土而滋血。然與他味之益血者不同。夫水穀所化之精微為液。和調灑陳於臟腑之液。復歸於腎。合和為膏者。以填骨空。骨乃腎所主也。腎喜平。開腠理。致津液通氣。以其為陰中之至陰也。而風火屬陽。如此味脂潤者。從中土之甘。得六氣之平。已能化風火之燥。而有以養陰。況由腎至肺。以潤五臟。仍還歸於至陰之地者。並徵於色乎。蓋和調灑陳。并致津液通氣者。固本於陽之能化陰。而尤責於陰之能化陽。如種種形臟之益。是陽得陰以化。至於填髓補腦。陰更隨陽以化矣。仙家服食為要藥者。義亦不出此。知此。則祛風之義。亦且思過半矣。

麻油 宗頤曰炒熟乘熱壓出油謂之生油但可點照須再煎煉乃為熟油始可食不中點照亦一異也如鐵自火中出而謂之生鐵亦此義也 時珍曰入藥以烏麻油為上白麻油次之

氣味甘微寒無毒 諸本草主治天行熱悶腸內結熱藏器下三焦、熱毒氣通大小腸治心痛孟說產婦胞衣不落別錄並解食毒蟲毒瘡毒時珍陳油煎膏生肌長肉止痛消腫日華子 方書主治冷疾嘔吐膈脾湯 劉完素曰油生於麻麻溫而油寒同質而異性也 丹溪曰香油乃炒熟脂麻所出食之美且不致疾若煎煉過與火無異矣 時珍曰張華博物志言積油滿百石則自能生火陳霆墨談言衣絹有油蒸熱則出火星是油與火同性矣用以煎煉食物尤能動大生痰陳藏器謂之大寒珍意不然但生用之有潤燥解毒止痛消腫之功似乎寒耳 希雅曰麻油所主治皆取其甘寒滑利除溼潤燥涼血解毒之功也人血餘一味熬膏鉛丹收好能傅一切瘡毒排膿止痛 諸熬膏必用真胡麻油以其涼血解毒也惟溼氣膏不用

愚按麻油之最能解毒者即為其始終於火土之時却宣金水之化氣而脂潤如斯。正熱結熱積以傷營而並及衛者之的對也。但白麻油亦不及黑麻亦以

本於至陰之元氣也。瀕湖之說為確。又云煎煉食物。則動火生痰。此語亦不謬。然方書用之治嘔吐。同諸藥炒為末者。以治伏痰之遇冷即發者也。附方。

預解痘毒外臺云時行暄暖恐發痘瘡用生麻油一小盞水一盞旋旋傾下油內柳枝攪稠如蜜每服二三蚬殼大人二合卧時服之三五服大便快利瘡自不生矣此扁鵲油劑法也。直指用麻油童便各半盞如上法服。癰疽發背初作即服此使毒氣不內攻以麻油一斤銀器煎二十沸和醇醋二椀分五次一日服盡。漏胎難產因血乾澇也用清油半兩好蜜一兩同煎數十沸溫服胎漏即下他藥無益以此助血為效。解砒石毒麻油一椀灌之。腫毒初起麻油煎葱黑色趁熱通手旋塗自消。

希雍曰麻油生者過寒多食發冷疾及脾胃虛寒作瀉者不宜食熬熟治飲食甚美但須逐日熬用不可過宿若經宿則火性反復能助熱動氣也。

麻枯餅此乃柞去油麻滓也烏鬚麻枯八兩鹽花三兩用生地十斤取汁同入鑊中熬乾覆以鐵蓋鹽泥之煅赤取研末日用揩牙三次揩畢飲薑茶先從眉起一月盡黑

時珍曰處處種之剝麻收子大如胡荽子可取油剝皮作麻其楷白而有稜輕

● 大麻 一名大麻 亦曰黃麻

虛可作燭心 復曰麻品凡五黃絡苧蕡白也黃葉五岐絡葉無岐苧葉圓背
白莖皆直上黃實即大麻殼褐仁白多脂液與諸麻之實迥別

麻仁即大麻子中仁也

氣味甘平無毒 說曰微寒

諸本草主治補中益氣久服

肥健不老下氣逐水氣復血脉通關節潤五臟去五臟風專利大腸風熱結燥
利小便除熱淋療消渴便濇大腸血痢脚氣腫渴利女子經脈 方書主治中
風傷暑脚氣悖消癰大使不通疝痔蟲 海藏曰入足太陰經手陽明經汗多
胃熱便難三者皆因燥熱而亡津液經云燥者潤之故仲景脾約丸以麻子仁
潤足太陰之燥及通腸也 無已曰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麻仁之甘以緩脾
潤燥 希雍曰麻子仁秉土氣以生本經味甘平無毒然其性最滑利甘能補
中又能益血兼以滑性故其所主治如是 附方 麻子仁粥治風水腹大腰
脅重痛不可轉動用冬麻子半斤研碎水濾取汁入粳米二合煮稀粥下葱椒
鹽豉空心食 五淋膏痛麻子煮粥如上法食之 老人風痺麻子煮粥上法
食之 產後秘塞許學士云產後汗多則大便秘難於用藥惟麻子粥最穩不
惟產後可服凡老人諸虛風秘皆得力也用大麻子仁紫蘇子各二合洗淨研
細再以水研濾取汁一盞分二次煮粥啜之 月經不通或兩三月或半年一

年者用麻子仁二升桃仁二兩研勻熟酒一升浸一夜日服一升

愚按麻子仁用之者多以為其脂潤宜於大腸風秘耳乃本經首謂其補中益氣也是屬何義歟爾雅翼云麥黃種枲音徒有子曰枲無子曰苴枲黃種麥是種麥在金水

枲無子曰苴

枲黃種麥

是種麥在金水

司令時而種枲在木大司令時也夫人身風病原於血病血固生於木大而成

於金水黃麻稟木火之氣以生而獨多脂液猶人身之氣化液液化血者也即

已得成於金水之義矣夫由木火之氣而脂潤如此是陽中之陰氣極其舒宣

宣化於金水正其達化於木火者也是陰能化而陽乃暢經所以謂其補中益

氣也豈得執補陽者而乃謂之益氣乎非血藥而有化血之液不益氣而有紓

氣之用故於大腸之風燥最宜大腸固與肺表裏皆一氣之所通也若止謂其

脂潤而無與於氣何以能利女子經脈又何以更療風水未有氣不病而病於

水者氣中之液化所以化血血與水是二是一氣化固於斯爾雖然此味之所

治者風秘而更以氣為言母乃與治義未合乎曰麻仁之所療者風然屬血中

之風非漫治風也而其所以療風者以其脂潤而除燥蓋由於至陽而宣至陰

之化非泛泛以脂潤為功也請得而悉之方書於中風證有搜風順氣丸之治

然於血中之風而方書主治屬大便不通者專而且多即如傷暑之黃芪人參

湯消渴之止渴潤燥湯。脚氣之檳榔丸皆不離於大腸燥秘之故。蓋風與血同是肝臟。血不能潤風。故病於風者。乃已即合於庚。歸大腸。而風更化燥以為病矣。蓋大腸固屬燥金也。夫燥金本是風木之主。乃反從風木之化。由於陽不得陰以化。不能合於下焦之元陰耳。茲味由至陽而宣至陰之化。則即是能合於下焦之元陰。而歸於腎肝矣。試閱綱目二方。有用之療骨髓風毒。及下焦虛熱者。不可想見其氣化之所歸。以為用者歟。夫氣化之所歸者。乃陽隨陰降而下也。如上焦之陽。不得陰以化。何以為陽之導。而令其下歸歟。是不為中氣之病歟。東垣所云人身元氣升而不降與降而不升者同病。可與此義相發明。經曰。雲霧不精。則白露不降。此從陽化陰之立機。而人身陽中之陰應之。俾氣能化血。以歸血海。而益腎肝。有如二便之治者。緣二便正腎肝所主也。正緣此味。有合於本木大之氣。得以致金水之用。即由致金水之用。益暢木大之氣也。陳藏器取秋麻子入藥者。止取其與金水之氣合也。第用茲味者。類知為脂潤去風耳。殊不知其此脂潤者。本於下氣。遂水氣復血脉。通關節。悉如諸本草所云也。即此思之。則逐風而不能離於血。調血而即不能離於氣也。則又何疑之有哉。就中復血脉一語。即方書治悸證。如炙甘草湯云。治脈結代而心動悸者。其義大可叅也。

附方 大麻仁酒治骨髓風毒疼痛不可運

動用大麻仁水浸用沉者一大升曝乾於銀器中旋旋漫炒香熟入木臼中搗至萬杵待細如白粉即止平分為十帖每用一帖用家釀無灰酒一大盃同麻粉用柳槌蘸入砂盆中擂之濾去殼煎至減半空腹溫服一帖輕者四五帖見效甚者不出十帖必失所苦虛勞內熱下焦虛熱骨節煩疼肌肉急小便不利大便數少氣吸收口燥熱淋用大麻仁五合研水二升煮減半分服四五劑瘥消渴飲水日至數斗小便赤濁用秋麻子仁一升水三升煮三四沸飲汁不過五升瘥血痢不止必效方用麻子仁汁煮綠豆空心食極效脚氣腫渴大麻仁熬香水研取一升再入水三升煮一升入赤小豆一升煮熟食豆飲汁耐老益氣久服不饑麻子仁二升大豆一升熬香為末蜜丸日二服希雍曰陳士良云多食損血脈滑精氣痿陽事婦人多食即發帶疾以其滑利下行走而不守也

修治藏器曰麻子早春種為春麻子小而有毒晚春種為秋麻子入藥佳極難去殼取帛包至沸湯中浸至冷出之垂井中一夜勿令著水次日日中曝乾就新瓦上接去殼簸揚取仁粒粒皆完

頌曰大小麥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具四時中和之氣故為五穀之貴地暖處亦可春種至夏便收然比秋種者四氣不足故有毒時珍曰麥性惡溼故久雨水潦即多不熟也

氣味甘微寒無毒入少陰太陽之經權曰微有毒時珍曰新麥性熱陳麥平和諸本草主治養心氣心病宜食之除客熱止煩渴咽燥利小便養肝氣止漏血吐血陳者煎湯飲止虛汗方書主治咳嗽霍亂虛煩渴小便不利者也自汗恭曰小麥作湯不許皮坼坼則性溫不能消熱止煩也時珍曰素問曰麥屬火心之穀也鄭玄謂屬木許慎更言屬金不如孫思邈所說參養心氣與素問合也夸其功除煩止渴收汗利溲止血皆心之病也當以素問為準

白芻 氣味甘溫有微毒不能消熱止煩日華子曰性壅熱小動風氣諸本草主治養氣補不足久食實膚體厚腸胃水調服治人中暑及止鼻衄吐血方書主治中暑傷飲食痰飲喘利舌衄吐血頭痛心痛胃脘痛頴曰東南卑溼春多雨水麥已受溼氣又不曾出汗故食之作渴動風氣助溼發熱西北高燥春雨又少麥不受溼復入地窖出汗北人稟厚少溼故常食而不病也

時珍曰北虧性溫食之不渴。南虧性熱食之煩渴。西邊虧性涼皆地氣使然也。吞漢椒食蘿蔔皆能解其毒。虧性雖熱而寒。食日以紙袋盛懸風處數十年亦不壞。則虧性皆去而無毒矣。入藥尤良。又曰陳麥虧水煮食之無毒。

愚按二麥於降收之時。乃能發生滋長。及值蓄盛之候。得其氣而即告成。是其育質受氣。從少陰而歸之至陰。由至陰而達之少陽。如陽中之太陽所受猶淺也。故謂其除客熱。治煩渴咽喉燥利小便。亦不妄矣。但由至陰少陽一受氣於陽中大陽而隨成熟。謂為心之穀。養心氣。止虛汗。豈不然哉。徵之方書所治數證。固不爽也。至若小麥作虧。是去其皮穀在表之粗。而用其醞釀在裏之精者也。是由陰致陽之神機都在此矣。如云養氣補不足。實膚體厚腸胃。謂非其應有之功歟。第於吐衄血證之胥療也。謂何曰。蓋血本由陰生而陽化。如陽僭而陰失守。遂致錯行上逆耳。白虧根至陰之醞以育。但乘至陽之舒以化。以對乎陰之失守而鳴僭者。詎曰不宜。且較之苦寒傷陽。絕不為陰之化原地者。不更優乎哉。如吐血之圃參丸。投參芪而飛虧與之等百合佐之。蓋以代清陽之寒劑也。故其論謂用之不得受涼藥者。然則指稱虧性本熱。豈定論乎。試以治中暑參之。如其本熱也。何以能療暑證乎。就斯一證。便可推之方書所治他證。固皆

藉其根陰達陽。以能益中土而厚腸胃者也。唯是西北產者滋益而東南者階厲。正所謂凡物非天不生。非地不成也。記取李東壁氏收寒食麪法。庶幾得收此味之用矣。

浮麥

即水淘浮
起者焙用

氣味甘鹹寒無毒

主治益氣除熱止自汗盜汗骨蒸虛熱

婦人勞熱

時珍

愚按浮麥全得寒性。故能止汗。汗乃心之液也。

麥麸

即麥皮也

主治和麪作餅消穀止痢

藏器即麴也

醋蒸熨手足風溼痺痛寒溼

腳氣互易至汗出並良

時珍

方書主治行癰盜汗

時珍曰麸與浮麥同性而

止汗之功次於浮麥蓋浮麥無肉也。凡人身體疼痛及瘡瘍腫爛沾漬或小兒暑月出痘瘡潰爛不能著席睡卧者並用夾襪盛數縫合藉臥性涼而軟誠妙法也。附方 產後虛汗小麥麸牡蠣等分為末以豬肉汁調服二錢日二服

走氣作痛用釀醋拌麸皮炒熟袋盛熨之

麥粉

氣味甘涼無毒

主治醋熬成膏消一切癰腫湯火傷

時珍

時珍曰麥

粉乃是麪麪洗勑澄出漿粉今人漿衣多用之古方鮮用按萬表積善堂方云烏龍膏治一切癰腫發背無名腫毒初發焮熱未破者取效如神用隔年小粉愈久者愈佳以鍋炒之初炒如餳久炒則乾成黃黑色冷定研末陳米醋調

成糊熬如黑漆瓷罐收之用時攤紙上剪孔貼之即如冰冷疼痛即止少頃覺
癢乾亦不能動久則腫毒及自消藥力亦盡而脱落甚妙

希雍曰小麥寒氣全在皮故麪去皮則熱熱則壅滯動氣發渴助溼令人體浮
皆其害也然亦因於地產北人以為常餐而無患者因其地勢高燥無溼熱熏
蒸之毒故麪性亦溫平能厚腸胃強氣力補虛助五臟其功亦不少耳若東南
卑溼且春多雨水其溼熱之氣鬱於內故去皮則止餘蘊熱而無寒以和之所
以多食為病也凡大人脾胃有溼熱及小兒食積疳脹皆不宜服夏月瘡痢人
更忌之

●大麥

氣味鹹溫微寒無毒 主治消渴除熱別錄寬胸下氣時珍化穀食止渴不動風氣

為麪勝於小麥無燥熱

良

平胃消食療脹滿

恭蘇

宗奭曰大麥性平涼滑膩有

人患癰喉風食不能下用此麪作稀糊令咽以助胃氣而平 須知非胃氣之
不足而病風乃胃中之熱化風以為病也 時珍曰作飯食鄉而有益煮粥甚

滑磨麪作醬甚甘美

愚按言大麥之益似以為勝於小麥如所云不動風氣及無燥熱數語是矣第

須知大小麥雖種與收穫同時。但小麥之種及穫也時同。而却後於大麥。是則不動風氣與無燥熱。大麥之勝於小麥者在此。其厚腸胃實膚體補不足強氣力。恐大麥及麪猶難與小麥等功者。亦在此矣。本書療酒疸硝石白礬等同大麥粥清食前調服可見大麥之用氣溫於陰而能利陽之邪者。即宗奭性平涼滑膩一語。大槩可見。豈有如是性味而能冀其補益哉。蓋腸胃有熱及穀食之留滯者。固其的對。便以是為資益可耳。然則中寒者亦當少食矣。

●蕎麥

氣味甘平寒無毒。思邈曰酸微寒。食之難消。主治降氣寬腸。時珍煉五臟滓穢。孟磨積滯。療白濁白帶。脾積泄瀉。以沙糖水調炒麪二錢。服治痢疾。炒焦熱水衝服。治絞腸沙痛。時珍曰。本草言蕎麥能煉五臟滓穢。俗言一年沉積在腸胃者。食之亦消去也。時珍曰。蕎麥最降氣寬腸。故能煉腸胃滓滯而治濁帶。洩痢腹痛。土氣之瘀氣盛有溼熱者宜之。若脾胃虛寒人食之。則大脫元氣而落鬚眉。非所宜矣。孟說云。益氣力者殆不然也。按楊起簡便方云。肚腹微微作痛。出即瀉瀉。亦不多日夜數行者。用蕎麥麪一味作飲。連食三四次。即愈。予壯年患此。兩月瘦怯尤甚。用消食化氣藥俱不效。一僧授此而愈。轉用皆效。此

可徵其煉積滯之功矣。附方 欲嗽上氣蕎麥粉四兩茶末二錢生蜜二兩水一椀順手攬干下飲之良久下氣不止即愈 男子白濁魏元君濟生丹用蕎麥炒焦為末雞子白和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九鹽湯下日三服 頭風畏冷李樓云一人頭風首裏重綿三十年不愈予以蕎麥粉二升水調作二餅更互合頭上微汗即愈

愚按蕎之始終皆得金氣之全者也。故謂其降氣第茲味金合於火以得生化。故其葉綠而莖赤且最畏霜。其不禁霜者金之化原在火也。是其降氣寬腸。煉五臟滓穢而有剩功者此耳。凡物之生莫不資於風木之氣然以始終於金者而生化乃得疊疊固藉金中有火以為斡旋也。

● 稗 音庚 內經曰 稗米甘粳音耕 即粳也

時珍曰稗乃穀稻之總名也有早中晚三收諸本草獨以晚稻為稗者非矣粘者為糯不枯者為粳糯者懦也粳者硬也但入解熱藥以晚稗為良爾

氣味甘苦平無毒 時珍曰北梗涼南梗溫赤梗熟白梗涼晚白梗寒新梗熱陳梗涼 諸本草主治溫中益氣益腸胃通血脉和五臟 方書主治傷暑發熱瘧喘不能食消癰滯下 頤曰天生五穀養人所以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惟